詩源辯體

詩源辯體卷二十八 中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白樂天名居易五言古其源出於淵明其自吟詩稱云蘇州及彭澤與我不同時此外復誰愛惟有元微之但以其才大而限於時故終成大變其敘事詳明議論痛快此皆以文為詩實開宋人之門戶耳又全集冗漫者多斷不可讀

或問子言樂天五言古敘事詳明以文為詩今觀杜子美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等亦皆敘事何獨謂樂天以文為詩乎曰子美敘事紆迴轉折有餘不盡說見子美論中正未易及若樂天寸步不遺猶恐失之乃文章傳記之體試

以二詩並觀迥然自別矣

樂天【五言古】敘事詳明者難以句摘議論痛快者畧摘以見如小人與君子用置各有宜柰何西漢末忠邪並信之不然盡信忠早絕邪臣窺不然盡信邪早使忠臣知

讀漢書　因小以明大借家可喻邪周秦宅崤函其宅非不同一興八百年一死望夷宮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

凶宅　儒教重禮法道家養神氣重禮足滋彰養神多避忌不如學禪定中有甚深味曠廓小如空澄凝勝於睡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大冷落朝市大囂諠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閒　心

了事未了。飢寒迫於外。事了心未了。念慮煎於內。我今實多幸。事與心相會。內外及中間。了然無一礙。寓心身體中。寓性方寸內。此身是外物。何足苦憂愛。況有假飾者。華簪及高蓋。此又疎於身。復在外物外　等句。皆議論痛快以理為勝者也。鄒彥吉云。夫莫不有理而惟詩忌理障。莫不有事。而惟詩忌事障。已上彥吉語　若樂天此詩。則皆所謂理障也

樂天五言古用語流便。雖若容易。而聯絡照應。動切肯綮。實皆苦思得之。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為得於容易。嘗於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抹。及其成

篇殆與初作不侔。已上文潛語其苦思可知。或謂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嫗解則錄。是好事者妄言耳。今試以樂天詩誦之。卽聰慧婦人有能盡得其解者乎。

五言古退之語奇險。樂天語流便。雖甚相反。而快心露骨處則同。就其所造各極其至。非餘子所及也。司空圖謂元白力勍而氣孱。蓋以其語太率易。不蒼勁故耳。

樂天五言古最多。而諸家選錄者少。蓋以其語太率易。而時近於俗。故修詞者病之耳。然元和諸公之詩貴快心盡意而縱恣自如。故予謂樂天詩。在退之之下。東野之上。或有取於東野。而無取於樂天。非所以論元和也。

樂天五言古語既率易中復間用律句是厥體中所短如賀雨云歎呼相告報感泣涕沾胸宋陳村云孤舟三適楚羸馬四經秦等句皆律句也學樂天者最宜愼之

樂天五言古如賀雨大觜烏等雖成大變而敘事詳明用韻穩帖首尾勻稱靡不如意其所長正在於此或以諸篇爲冗濫而不當錄者非所以論元和也其窈窕雙鬟女翩翩兩玄鳥古琴無俗韻等體雖近正而實非本相今亦錄冠於前先正後變也

樂天五言古有大觜烏蠢指當時閹宦也中云雖生八九子誰辨其雌雄語尤顯明題海圖屏風當指淮蔡語亦

曉然，令人讀古詩，於易知者，不能知，於不易知者，毋多附會，何耶。

樂天七言古長恨琵琶叙事詳明新樂府議論痛快亦變體也胡元瑞謂敷演有餘步驟不足得之長恨歌聲調雖不盡純說見李杜論及錢劉論註中然才氣有餘故自不覺。

樂天七言古叙事詳明者未可句摘議論痛快者略摘以見。如貞元之民若未安驃樂雖聞君不歡貞元之民苟無病驃樂不來君亦聖驃國樂君看驪山頂上茂陵頭畢竟悲風吹蔓草何況玄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海漫漫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

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母別子 假色迷

人猶若是，真色迷人應過此，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惡

假貴重真，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

媚害却深，日增月長溺人心。古塚狐 等句亦皆議論痛快

以理爲勝者也。

樂天七言古長恨、琵琶及新樂府，雖成變體，然尚有唐人

音調。至一日日一年年及達哉樂天行，則全是宋人聲

口，殆爲大變矣。

元和間五七言古，退之奇險，東野琢削，長吉詭幻，盧仝劉

叉變怪，惟樂天用語流便，似若欲矯時弊，然快心露骨

終成變體

樂天五七言律絕悉開宋人門戶但欠蒼老耳五言排律華贍整栗而對尚工切語皆琢磨乃正變也

樂天五言律如邊角兩三枝　離離原上草　烟翠三秋色等篇尚爲小變如巧未能勝拙　忙應不及閒　榮華急如水　憂患大於山　雖過酒肆上　不離道場中　白首誰留住　青山自不歸　等句遂大入議論如寒衣補燈下　小女戲牀頭　莫强疎慵性　須安老大身　病看妻檢藥　寒遣婢梳頭　佛容爲弟子　天許作閒人　百年慵裏過　萬事醉中休　天供閒日月　人借好園林　等句

則快心自得宋人門戶多出於此。

樂天五言律有何處春深好二十首何處難忘酒七首不如來飲酒七首實開宋人冗濫之門。

樂天七言律如萬里清光岳陽樓下來書子細等篇亦爲小變如我轉官階常自愧君加邑號有何功妻初授邑號告身驛騎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西湖留別借問連宵直南省何如盡日醉西湖代諸妓寄嚴郎中等句始入遊戲如試玉要燒三日後辨材須待七年期。松樹千年終是朽槿花一日自爲榮。只見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覆虛舟。蟲全性命緣無毒木盡天年爲不才。榮枯事過

都成夢。憂喜心忘便是禪。學調氣後衰中健。不用心來鬧處閒 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 盡離文字非中道。長住虛空是小乘。 等句亦天人議論如夜眠身是投林鳥。朝飯心同乞食僧 寒松縱老風標在。野鶴雖飢飲啄閒。 二三月裏饒春睡。七八年來不早朝。 閑有酒時須笑樂。不關身事莫思量。 五千言裏教知足。三百篇中勸式微。 等句亦快心自得。如新詩傳詠。豔陽時節。憶除司馬等篇。則兩股交串。如昔年八月。非莊非宅。茶頭曆日等篇。又隔句扇對。至早聞元九一篇。體製更奇。此皆以文爲詩。實開宋人之門戶

(耳)

樂天七言律本自流便然其句又有奇拗如王建者有鄭澀類諸家者豈習俗不能自免耶

樂天七言絕如雪盡終南憶拋印綬今年到時行人南北野店東頭烟葉蔥蘢青苔故里靖安宅裏朱門深鎖等篇意雖深切亦尚爲小變如欲上瀛洲花紙瑤緘小樹山榴紫房日照我梳白髮柳老春深等篇亦大入遊戲如老去將何牆西明月酒後高歌莫嫌地窄自知氣發自學坐禪歲暮皤然卧在潺湲將白叟琴中有曲莫鶯籠鷹鹿麑鄭相揖府湖陽鄉等篇亦大入議論如狂夫

與我少年怪問。覓裘暖帽。目昏思寢。紗巾草屨。自出家來。等篇。亦快心自得。此亦以文為詩。亦開宋人之門戶耳。

退之五七言古。雖開宋人門戶。然歐蘇而外。無人能學。惟樂天律絕。悉開宋人門戶。而宋人實多學之。當時稱為廣大教化主。是也。然但得其淺易耳。

樂天詩。非不自知其變。但以其才大。不能束縛。故不得不然。觀其和答微之詩序云。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為文。所長在於

此所病亦在於此故知其不得不然耳。

王元美云樂天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愚按樂天才大其詩自能變化。但其篇什太多。故用意不免有相類者。謂之一律。則非矣。

元微之名稹少年與白樂天角靡騁博。故稱元白。然元實不如白白五言古入錄者。雖長篇而體自匀稱。意自聯絡。元體多冗漫意多散綴而語更輕率可采者不能十一。

嘗覩樂天和答微之詩序。其畧曰。五年春。微之左轉爲江陵士曹掾。命季弟送行。且奉新詩一軸。凡二十章。率有比興。淫文豔韻。無一字焉。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

爲詩十七章。皆得作者風然竊思之。豈僕所奉二十章。遽能開足下聰明。使之然也。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將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時發憤而臻於此耶。何立意措辭。與足下前時詩如此相遠也。此雖以元詩淫靡者爲言。然予錄微之五言古僅七首。而元所寄白十七章中得其四。故知微之本非樂天儔耳。

微之集五言古有清都夜境作。下註云。自此至秋夕七首。並年十六至十八時作。中頗有類韋蘇州語。惜未盡工耳。故知微之初年。即與樂天同一源也。詳見樂天首則論註中

東坡言元輕白俗。昔人謂爲定論。嘗讀微之連昌宮詞。及

七言律一二入選者聲氣似勝烏得爲輕既而讀其集雖五言排律長篇及窄韻者稍工餘不免太輕率耳觀其酬樂天詩序云屬李景信校書自忠州訪予連牀遍飲之間悲吒使酒不三兩日盡和去年以來三十二章皆與其輕率可知

元不如白乃是功有疎密非才有大小也觀張文潛論樂天而見及微之酬樂天詩序便可知矣

微之七言古連昌宮詞才氣渾厚勝於樂天長恨歌但敘事議論處終是元和人詩然微之七言古此外竟無可取

昔人言元和以後詩學淫靡於元稹今考集中淫靡者未見何也按唐書藝文志載元氏長慶集一百卷又小集十卷今所傳止六十卷乃宋宣和間建安劉氏收拾於殘缺之餘者故淫靡者不可得也王性之家藏元氏豔詩百餘首采入傳奇辯證者十九首餘亦不傳今止錄十二篇以補成一家然夢遊春詞汰去其半尚嫌冗雜其他一二絕句外亦未爲工惟古決絕詞爲勝

函史載李戡字定臣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恥之徑反江東隱陽羨論著數百篇惡元和有元白詩競傳爲世重集當世人詩類古者斷以爲唐詩愚按戡誠快

士。其論著及所集詩不少槩見惜哉。

詩源辯體卷二十九 中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白樂天初與元微之齊名元卒與劉夢得字禹錫俱分司洛中遂稱劉白按劉雖與白齊名而其集變體實少五七言古及五言律俱未爲工七言律如南荊西蜀南宮幸襲渡頭輕雨三篇聲氣有類盛唐如建節東行南國山川家襲聲平浮杯萬里等篇音調亦似大曆如漢壽城邊相門才子洛陽秋日新賜魚書鳳樓南面等篇則已逼入開成至如跡種碧松過月朗多栽紅藥待春還樓中飲興因明月江上詩情爲晚霞　蘭蕊殘妝含露

泣柳條長袂向風揮。等句及前年曾見一篇則更入纖巧矣七言絕氣格甚勝嚴滄浪云大曆以後劉夢得之絕句吾所深取耳。

夢得七言絕有竹枝詞其源出於六朝子夜等歌而格與調則子美也黃山谷云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獨步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子美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按今之吳歌又是竹枝之流

樂天最愛夢得七言律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夢得之詩

惟此得爲變體而集中皆不傳。及考萬首唐人絕句劉
賓有似樂天者故當時有劉白之稱乃知今所傳夢得
詩。决非全集也

張祜字承吉 元和中。作宮體七言絕三十餘首。多道天寶宮
中事。入錄者較王建。工麗稍遜而寬裕勝之其外數篇
聲調亦高

施肩吾字希聖 七言絕見萬首唐人絕句凡一百五十餘首
中有豔詞三十餘篇語多新巧能道人意中事較微之
豔詩遂爲勝之。今采錄一十六首。以備一家

詩源辯體卷三十　晚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元和柳子厚五七言律，再流而為開成許渾字用晦諸子。許才力既小，風氣日漓，而造詣漸卑，故其對多工巧，語多襯貼，更多見斧鑿痕，而唐人律詩乃漸斂其要，亦正變也。下流至韋莊五言律、李山甫羅隱七言律。

或問予：子嘗言陸機、謝客，非有才不足以盡變，今於許渾又云才力既小，何耶？曰：許渾才力較錢、劉、子厚為小，非較衆人為小耳。以李郢、薛逢、鄭谷、韓偓諸子相比，則知之矣。杜牧、李商隱，其才實勝於渾，故其古詩又多大變。

也。

許渾集。古詩僅見一二。餘皆五七言律絕也。五言律如傾幕來華館。京洛多高蓋。一篇最稱勝。七言律如墳穿大澤埋金劍。廟枕長溪挂鐵衣。對雪夜窮黃石略。望雲秋計黑山圍。[illegible]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新授龍韜識戰機。二篇。乃晚唐後勁也。五言如鴈過秋風急。蟬鳴宿霧開。雲識瀟湘雨。風知鄠杜秋。　雨中耕白水。雲外斸青山。山色和雲暮。湖光共月秋。　高牕雲外樹。疎磬雨中山。雲起客眠處。月殘僧定中。　晴山疎雨後。秋樹斷雲中。　雲帶鴈門雪。水連漁浦風。　七言如風隨玉輦笙

歌迴雲卷珠簾劍珮高。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鴉㗸暮雲歸古堞。鴈迷寒雨下空壕。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風傳鼓角霜侵戟。雲卷笙歌月上樓。猿來近嶺獼猴散。魚下深潭翡翠閑。猿啼巫峽曉雲薄。鴈宿洞庭秋月多。龍歸曉洞雲猶濕。麝過春山草自香。山徑晚雲收獵網。水門涼月掛魚竿。等句對皆工巧。語皆襯貼。與盛唐總論六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十則參看然以全集襯句意多相類。亦有失之太重者。

王元美云。許渾鄭谷厭厭有就泉下意。渾差有思。句故勝

之思按晚唐諸子體格雖卑然亦是一種精神所注運五七言律工巧襯貼便是其精神所注也若格雖初盛而庸淺無奇則又奚取焉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以此論詩則有實得矣

許渾五七言律體格漸卑者特以情淺而詞勝工巧襯貼而多見斧鑿痕耳宋人體尚元和而元美格主初盛其貶渾固宜楊用修譏死所引詩句實多鄙陋而亦貶渾豈真以其體格之卑耶抑亦偏見不足信也

杜牧字牧之才力或優於渾然奇僻處多出於元和五七言古恣意奇僻且多失體裁不能如韓之工美援引譏論

處士多以文爲詩矣。其仄韻亦多上去二聲雜用。然五言古有贈沈處士一篇，大爲奇變，然僅可入錄，後世好奇者亦多倣之。

杜牧五言僅可采者少。七言卓爲一篇，聲氣甚勝，餘尚有二三篇可采。其他怪惡僻澀，遂爲變中之變。如「韓嫣金丸莎覆綠，許公鞴汗杏粘紅」；「斯嚴無奈睡留癖，勢窘猶爲酒泥傭」；「行關教化期移是，附病神祇禱我知」；「邪佞每思當面唾，淸貧長欠一杯錢」；「黠戛可汗修職貢，更思天子復河湟」；「直道莫抛君子業，還將還與故人違」；「先擬取食聲鋤耨，今看黃霸事摐摐」；「鬢衰酒

減欲誰泥跡孱魂慚好自尤。已見玄戈收相土應回翠帽遲離宮。洛陽嬴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送國棋王逢等句。皆怪惡僻澀者也。

子美七言以歌行入律豪曠磊落乃才大而失之於放其機趣無不靈活杜牧七言律僻澀怪惡其機趣實死人稱小杜概甚滄浪論詩以興趣爲先誠爲有見。

七言律至退尚奇而昧於正尚意而略於辭杜牧亦尚奇尚意而又以老硬爲主實僻澀怪惡也宋人之法多出於此。

詩先定其正變而後論其淺深否則愈深愈僻必有入於

怪惡者。許渾五七言律情致雖淺而造語實工譬之庖製則五味多而眞味少杜牧七言律用意雖深而造語實僻譬之惡品異類食之則置口中頗不能下嚥反謂之美味可乎。楊用修深貶許渾而謂晚唐律詩義山而下惟牧之爲最其說本於宋人此不識正變而徒論深淺也。餘見皮陸論中

杜牧七言絕如黃沙連海青塚前頭翠屏山對銀燭秋光監宮引出五篇聲氣尚勝淸時有味以下。盡入晚唐而韻致可觀開成以後當爲獨勝。

杜牧少年風流放蕩見於他書可考其詩有落魄江湖華

堂今日自恨尋芳等篇今皆不見本集者何按唐書牧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臨終悉取所爲文章焚之斯豈臨終而焚之耶中復有婷婷嫋嫋多情却似二絕疑後人增入也且集中多怪惡僻澀之語與前三絕及他入錄者如出二手乃知此公情致自在怪惡僻澀直欲自開堂奧耳

李商隱字義山才力亦優於渾而用事詭僻多出於元和五言古多用古韻并泥一篇援引議論又似杜牧但更冗漫耳七言古惟韓碑安平公二詩稍類退之而韓碑爲工其他多是長吉聲調詭僻尤甚讀之十不得三四也

南鷹七言古聲調姝媚太半入詩餘矣與溫庭筠上源於李賀七言古下流至韓偓諸體如柔腸早被秋眸割　海闊天翻迷處所　衣帶無情有寬窄　香眼冷襯琤琤珮　蝴蝶啼紅怨天曙　蟾蜍夜豔秋河月　醉起微陽若初曙映簾夢斷聞殘語　前閣雨簾愁不卷後堂芳樹陰陰見　低樓小徑城南道猶自金鞍對芳草　雲屏不動掩孤嚬西樓一夜風箏急欲織相思花寄遠終日相思却相怨　琵琶愔愔藏楚弄越羅冷薄金泥重簾鈎鸚鵡夜驚霜　喚起南雲繞雲夢　等句皆詩餘之調也

南鷹律詩較古詩稍顯易而七言爲勝七言如何年部落

一篇乃晚唐俊調其他對多精切語多穠麗宋人號為西崑體為晚唐一種如賡歌太液翻黃鵠從獵陳倉獲碧雞　雲隨夏后雙龍尾風逐周王八馬蹄　閬苑有書多附鶴女牆無樹不棲鸞　不收金彈拋林外却惜銀牀在井頭　舞鸞鏡匣收殘黛睡鴨香爐換夕薰　珠樹重行憐翡翠玉樓雙舞羨鵾雞　明珠可貫須為珮白璧堪裁且作環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九枝燈下朝金殿三素雲中侍玉樓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煖玉生煙　等句皆精切穠麗者也較許渾而言許工詞李工意而俱不甚暢然許入選者

多。而李入選者少。

商隱七言律語雖穠麗。而中多詭僻。如狂飈不惜蘿陰薄。清露偏知桂葉濃。深宮 落日渚宮供觀閣開年雲夢送烟花。宋玉 曾是寂寥金燼後斷無消息石榴紅。無題 等句。最爲詭僻。冷齋夜話云。詩至義山。爲文章一厄是也。論詩者。有理障事障。予竊謂此爲意障耳。又贈司勳杜十三篇體製甚奇。然亦出於樂天覽盧子蒙詩也。

商隱七言律。既多詭僻。時亦有鄙俗者。如空歸腐敗猶難復更困腥臊豈易招。楚宮 未容言語還分散。少得團圓足怨嗟。非日 稚氏幼男尤可憫。左家嬌女豈能忘。悼亡 賀氏窺

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無題等句最爲鄙俗者也。

商隱七言絕如代贈云。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鴛鴦云。不須長結風波願。鎖向金籠始兩全。春日云詠燕蝶銜花蕊蜂銜粉。共助青樓一日忙。全篇較古雅豔情尤麗。

五言絕。許渾聲急氣促。商隱意新語豔。此又大曆之降。亦正變也。五言絕正變止此

溫庭筠字飛卿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五七言古綺靡妖豔。五言獵騎一篇。有似齊梁。但與題不合。恐誤。西洲詞。江南曲。轉韻體。用六朝樂府語。湘宮人。故城曲。邊笳曲。

略似長吉。其他則未爲工。七言傳韻四句一換。平仄相間。語亦多詭僻。讀之十不得五六。聲調略與義山相類。其才或不及耳。予所錄乃其最易者。

庭筠七言古聲調婉媚盡入詩餘與李商隱上源於李賀下流至韓偓諸體如家臨長信往來道一篇。本集作春曉曲。而詩餘作玉樓春。蓋其語本相近。而調又相合。編者遂采入詩餘耳。其他略摘以見。如四方傾動烟塵起。猶在濃團夢魂裏。後主荒宮有曉鶯。飛來只隔西江水。　爲君裁破合歡被。星斗迢迢共千里。象尺熏鑪未覺秋。碧池已有新蓮子。　迴顰笑語西窗客。星斗寥寥波脉脉。不逐秦王捲象

牀。滿樓明月梨花白。　王嬙暗接崑崙井井上無人金
索冷。畫壁陰森九子堂。階前細月鋪花影。　百舌問花
花不語。低廻似恨橫塘雨。蜂爭粉蕊蝶分香。不似垂楊
惜金縷。　等句。皆詩餘之調也。
庭筠五言律有六朝體酷相類。唐人六朝體例不錄七言入錄若調
多清逸語多閒婉在晚唐另爲一種如出寺馬嘶秋色
裏。向陵鴉亂夕陽中。竹間泉落山厨靜。塔下僧歸影殿
空。　窓間半偈聞鐘後。松下殘棋送客回。簾向玉峯藏
夜雪。砌因藍水長秋苔。　爲尋名畫來過院。因訪閒人
得看棋。新鴈參差雲碧處。寒鴉繚繞葉紅時。　湖上殘

棋人散後岳陽微雨鳥歸遲　蒼苔路熟僧歸寺。紅葉聲乾鹿在林。　等句。皆清逸閒婉。與義山相反者也。

傳言庭筠薄於行。執政鄙其爲人。今觀其七言律格雖晚唐而清逸閒婉。殊無塵俗之態。何也。曰。摩詰應物。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庭筠之詩。則有言者未必有德也。

庭筠七言律。如莽莽寒空。蘇武魂銷。曾於青史。三篇。乃晚唐俊調。石路荒涼。羨君東去。倚欄愁立。龍沙鐵馬。四篇。有似許渾。穆滿曾爲。曲巷斜臨。背向金屏。積潤初銷。四篇有似商隱。

七言律許渾工於詞。故情致不足。庭筠雖不能如許渾之

工。然人錄者却有情致

按李賀李商隱溫庭鈞古律之詩。多側詞豔語。宋初楊大年諸人。翕然宗之。詳見子美論中號西崑體。人多訾其僻澀。今人但指商隱詩為崑體非也。

開成七言絕。許渾杜牧李商隱溫庭鈞聲皆溜亮。語多快心。此又大曆之降。亦正變也。下流至鄭谷七言絕中間入議論。便是宋人門戶

七言絕盛唐諸人。意常寬裕。晚唐諸人。意常窘蹙。故盛唐諸公。一題可為十數篇。而晚唐諸公。一題僅可為一二也。

晚唐七言絕意亦有寬裕者然聲每急促聲亦有和平者而調又卑弱較之大曆已自逕庭況可望盛唐耶。

王敬美云晚唐詩萎苶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予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不及盛唐也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逗宋詩之徑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 已上俱敬美評 胡元瑞云晚唐絕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皆宋人議論之祖間有極工者亦氣韻衰颯天壤開寶然書情則惻愴而易動人用事則巧切而工悅俗世看大雅或以為過盛唐其

眼觀之不待其辭畢矣愚按晚唐絕句二子乃深得之但二詩雖爲議論之祖然東風二句猶有晚唐音調可憐二句則全入議論矣與晚唐總論首則參看

遊仙詩其來已久至曹唐字堯賓則有七言絕九十八首後人賦遊仙絕句實起於此而青於藍者亦多今采錄一十六首以備一家。

詩源辯體卷三十一　晚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馬戴字虞臣集古詩畧見數篇律詩七言亦甚少五言如火發龍山北北風吹別思處處松陰滿三篇氣格有類初唐如斜日挂邊樹別離楊柳陌堯女樓西望三篇聲氣亦類盛唐惜結語多弱如斗酒故人同一篇緣危路忽窮野風吹蕙帶洞庭人夜別離人非逆旅等篇亦似大曆如廣漠雲凝慘金甲耀兜鍪二篇體雖闊大而聲韻俊朗語意精切自是晚唐高調學者於此能別方是法眼至金陵山色裏長亭晚送君洞庭秋色把故人今在剡四

篇便是晚唐如語別在中夜灞原風雨定雲門秋却入朝與城闕別四篇語出賈島如君生遊俠地閒想白雲外黯黯抱離念帝鄉歸未得天涯秋色盡野人閒種樹六篇格類于武陵又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一聯元美謂不減柳吳興然全篇則實中唐嚴滄浪云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是也

于武陵集五言律之外惟絕句數篇而已其詩氣格遒緊故為矯激而聲韻急促語意快露實多出於元和亦晚唐一家

劉滄字蘊靈集七言律之外惟五言律一篇其詩氣格聲韻

與于武陵五言相類而意亦多露亦晚唐一家嚴滄浪云劉滄亦勝諸人是也然以二集觀雖調多一律却少斧鑿痕

于劉五七言律間摘中二聯以見大畧于五言如今宵一別後何處再相逢過楚水千里到秦山幾重　旋添青草塚更有白頭人歲暮客將老雪晴山欲春　自生江上月長有客思家半夜下霜葉北風吹荻花　遠聞涼鴈至如報杜陵秋千樹有黃葉幾人新白頭　因知人易老唯有水長流欲附故鄉信不逢歸客舟　劉七言如千年事往人何在半夜月明潮自來白鳥影從江樹

溪清猿聲入楚雲哀　青山空出禁城日黃葉自飛宮樹霜御路幾年香輦去天津終日水聲長　花開忽憶故山樹月上自登臨水樓浩浩晴原人獨去依依春草水分流　秋風漢水旅愁起寒木楚山歸思遥獨夜猿聲和落葉晴江月色帶回潮　風生寒渚白蘋動霜落秋山黃葉深雲盡獨看晴塞鴈月明遥聽遠村砧　等句雖氣格遒緊而實出於矯非若盛唐諸公以古爲律者出於才力之自然也

趙嘏字承祐七言律有題雙峯院松一篇聲氣有類盛唐廣武溪頭正懷何謝樓上華筵三篇氣格亦勝他如兩見

梨花歸不得每逢寒食一潸然斜陽映閣山當寺微綠
含風樹滿川　芰荷香遶垂鞭袖楊柳風橫弄笛船城
擬十洲三島路寺臨千頃夕陽川　露襟正歎人間事
廻首更憐江上鷗鷺鵁鶄聲中寒食酒芙蓉花外夕陽樓
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在雁初飛垂斷匹馬吟紅
葉卻聽疎鐘憶翠微　故園何處風吹柳新雁南來雪
滿衣目極思隨原草遍浪高書到海門稀　等句聲皆
瀏亮譜諧後逸亦晚唐一家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
聲人倚樓一聯杜紫微賞詠不已稱爲趙倚樓借下聯
不稱七言絕十無詩開宋人冗濫之門疑非嘏作

李郢字楚望 七言律虬鬚憔悴一篇亦晚唐俊調其他入錄者聲多宣朗語多藻麗然去趙嘏實遠

薛逢字陶臣 七言律老聽笙歌一篇聲氣亦勝陰風獵獵一篇與李郢虬鬚憔悴相伯仲其他入錄者聲多宣朗語多穠麗亦有漸入纖巧者

七言律盛唐諸子醞藉和平大曆諸子氣格雖衰而和平未改開成而後意態過於軒舉聲韻傷於急促意態軒舉者如許渾對雪夜窮黃石略望雲秋討黑山程 李商隱夜捲牙旗千帳雪朝飛羽騎一河氷 李郢鵰沒夜雲知御苑馬隨仙仗識天香 薛逢霜中入塞鵰弓

響月下翻營玉帳寒　等句是也聲韻急促者如許渾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　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　劉滄千年事往人何在半夜月明潮自來　花開忽憶故山樹月上自登臨水樓　等句是也予少時最喜讀之學者苟不能辨終無以脫晚近之習耳七言絕亦然

陸龜蒙皮日休唱和多次韻之作七言律鼓吹所選僅得一二可觀其他多怪惡奇醜矣陸如何溯謝雪中倩詠不羨劉梅貫色粧（白菊）梁殷得非誚帝瑞齊官應是玉兒嫌（野梅）自昔稻粱高鳥畏至今珪組野人讐（鵁鶄）澄沙脆弱

聞應伏靑鐵沉埋見亦羞紫石硯 須知日富爲神授祗有

家貧免盜憎次韻日休 君隱輪蹄名未了我依琴鶴性相攻

寄吳融 魂應絕地爲才鬼名與遺編在史臣張處士故居 飲啄

斷年同鶴儉風波終日看人爭歷新醉 皮如因思桂蠹傷

肌骨爲憶松鵝損性靈。病孔雀 騷人白芷傷心暗狎客紅

筵奪眼明紫石硯 並出亦如鵝管合各生還似犬牙分筍園

映竹認人多錯誤透花窺鳥最分明春遊 秦吳只恐篘來

近劉項眞應釀得平酒德有神多客頌醉鄉無貨沒人

爭新醉等句。皆怪惡奇醜者也。吳無障論時義云向來詞

醜極矣佳者爲善用脂粉而不佳者爲魍魎晝見于於

晚唐亦云。

予嘗以唐律比閨媛。初唐可謂端莊。盛唐足稱溫惠。大曆失之輕弱。開成過於美麗。而唐末則又妖豔矣。然美麗妖豔。雖非端莊溫惠可比。而好色者不免於溺。此人情之常。無足爲異。至若王柱皮陸。乃怪惡奇醜。見之必唾其面。今好奇之士。反以爲姣好而慕悅之。此人情之大變。不可以常理推也。

韓白古詩本失之巧。而或以爲拙。王柱皮陸律詩實流於惡。而或以爲巧。此千古大謬。韓白譏趣實有可觀。王柱皮陸譏趣寥無所見也。今人好奇而識淺。故捨韓白

而取皮陸耳。

皮陸集中有全篇字皆平聲者有上五字皆平聲下五字或上聲或去聲或入聲者有疊韻有離合有藥名有人名有迴文。自離合至迴文漢魏六朝亦間有之蓋偶以為戲耳有問答有風人。即今吳歌誇新鬬奇大壞詩體。二子復生吾當投畀豺虎或問東坡亦有疊韻雙聲吃語禽言等何曰東坡才大自無不宜故偶以為戲皮陸長處畧無所見而惟以此鬬奇。未可並論也。

王摩詰韋應物白首仕宦日與風塵車馬為伍乃其詩潔淨蕭散殊無一滓穢語陸龜蒙託跡隱居假與雲山烟

水相親。而其詩怪惡奇醜。反不得中人趣。觀者當取其心。無論其跡。若曰限於時代。然則晚唐豈無正變耶。

晚唐五言古。溫李而後。作者絕響。大中咸通間諸子多習爲之。而實無足取。李群玉學太白。盡力摹擬。亦稍有可觀。惜才力太弱。司馬扎間有遠韻。亦不能成篇。邵謁學孟郊。而淺鄙者實多。曹鄴聶學六朝。亦無足采。于濆蘇拯鄙陋益甚。此皆不足序列。但後之學者。於古詩多不能知。恐不免爲惑耳。

晚唐七言絕。周曇有詠史一百四十六首。胡曾一百首。孫元晏七十餘首。汪遵五十餘首。雖虬有比紅兒詩一百

首。俱膚淺。不足成家。玆並不錄。

詩源辯體卷三十二　晚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吳融字子華七言律太行和雪一篇。氣格在初盛唐之間。十二闌干。別墅。蕭條。長亭一望三篇。聲氣亦勝。其他皆晚唐語也。

才大者每欲任情。才小者輒能自厲。高不如岑。錢不如劉。誰不知之。而高錢五言律數篇。氣格實勝岑劉。趙嘏吳融全集遂遜許渾。而趙吳七言律一二。聲氣有類初盛使不覩諸家全集。定不能別其高下也。

韋莊字端己律詩七言勝於五言。五言如拜書辭玉帳。月照

臨官渡爲儒逢世亂。二篇略與許渾相類至如雪向寅前凍花從子後春。　繐帳局秋月詩樓鎖夜蟲。　浪跡花應笑衰容鏡每知。　掃地留蹤影穿池浸落霞。　草動蛇尋穴枝搖鼠上藤。　等句。較之於渾則聲盡輕浮語盡纖巧而五言不可復振矣要亦正變也七言律如萬里只携孤劍去十年空逐塞鴻歸。　夜指碧天占晉分曉磨孤劍望秦雲。　紅旗不卷風長急畫角閒吹日又曛。　心如嶽色留秦地夢逐河聲出禹門。　千年王氣浮清洛萬古坤靈鎮碧嵩。　江聲似激秦軍破山勢如匡晉祚危。　等句。聲氣實雄於渾如殘雪嶺頭明組

練晩霞籬外簇旌旗。僧尋野渡歸吳嶽雁帶斜陽入渭城。山好只因人化石地靈曾有劍爲龍。載酒客尋吳苑寺倚樓僧看洞庭山。等句則對皆工巧語皆襯貼至如芳草綠遮仙尉宅落霞紅襯賈人船。堦前雨落鴛鴦瓦竹裏苔封螮蝀橋。星分夜彩寒侵帳蘭惹春香綠映袍。等句則又入於纖巧矣然以全集觀亦有失之太重者絶句在唐末諸人之上

鄭谷思 字守 詩以全集觀去許渾韋莊實遠五言律如春亦怯邊遊萬里念江海二篇聲氣稍勝但前篇起語甚稚後篇結語太弱耳。如漂泊病難任淒涼懷古意澤國逢

知已三篇亦中唐佳製男兒懷壯節一篇實晚唐俊調幾思閒靜話效樂天隔句扇對七言律如飲澗鹿喧雙派水上樓僧踏一梯雲 林下聽經秋苑鹿溪邊掃葉夕陽僧 萬頃白波迷宿鷺一林黃葉送殘蟬 情多最恨花無語愁破方知酒有權 等句皆晚唐語至如殘月露垂朝闕蓋落花風動宿齋燈 晝成烟景垂楊色滴破春愁壓酒聲 紅迷天子帆邊日紫奪星郎帳外蘭詠錦低飛綠岸和梅雨亂入紅樓揀杏梁詠燕一枝低帶流鶯睡數片狂和舞蝶飛詠海棠等句則聲盡輕浮語盡纖巧矣然集中諸體僅得二三十篇餘皆村陋不足錄

也

鄭谷七言絕較之開成句語亦不甚殊而聲韻益卑唐人絕句至此不可復振矣要亦正變也中如紫雲重疊壓壓鳶鶯花落江堤半烟半雨移舟水濺等篇皆聲韻益卑者也胡元瑞云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豈不一唱三歎而氣韻衰颯殊甚渭城朝雨自是口語而千載如新此論盛唐晚唐三昧。已上八句皆元瑞語下至李山甫羅隱不更述矣。

唐人之詩雖主乎情而盛衰則在氣韻如中唐律詩晚唐絕句亦未嘗無情而終不得與初盛相較正是其氣韻

哀颯耳。

韓偓字致堯　別集一卷。實本集也。以其有香奩集。故反名別集。然其語多淺俗。入錄者甚少。七言律如無奈離腸長日居閒惜春連日三篇。氣韻亦勝。星斗疎明一篇。聲亦宣朗。他如餅添澗水盛將月。衲挂松枝惹得雲。　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禪伏詩魔歸靜域。酒衝愁陣出奇兵。　等句。乃晚唐巧句也。至若爐爲窓明僧偶坐。　雨連鶯曉落殘梅。　則奇僻不可爲法矣。

韓偓香奩集。皆裙裾脂粉之詩。高秀實云。元氏豔詩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愚按詩名香奩。奚必求骨。

但辯詩淺俗者多。而豔麗者少。較之溫李。相去甚遠。即予所錄者十之二三。而亦不能佳也。五言古。如侍女動妝奩故故驚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輸垂淚。七言古。如嬌嬈意緒不勝羞。願倚郎肩永相著。直教筆底有文星。亦應難狀分明苦。七言律。如小疊紅牋書恨字。與奴方便送卿卿。七言絕。如想得那人垂手立。嬌羞不肯上鞦韆等句。則詩餘變爲曲調矣。上源於李商隱溫庭筠七言古詩餘之變止此至七言律。如仙樹有花難問種。御香聞氣不知名。靜中樓閣深春雨。遠處簾櫳半夜燈。亦頗有致。又分明窓下閒裁剪。敲遍欄干故不應。則曲盡豔情。

韓偓香奩集。唐詩紀事以爲五代間和凝之詞嫁其名於偓耳。韻語陽秋云。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末。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稿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以稿見授得無題詩云云偓傳。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序所謂丙寅在福建蘇暐授其稿正依王審知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愚按韻部考證甚明。紀事之說實不足信。又吳融集有和韓致堯侍郎無題三首。與香奩集中無題韻正同亦一驗也。

開成許渾七言律冊流而爲唐末李山甫羅隱字昭諫諸子
羅李才力益小風氣日衰而造詣愈卑故於鄙俗村陋
之中間有一二可采然聲盡輕浮語盡纖巧而氣韻衰
颯殊甚唐人律詩至此乃盡敝矣要亦正變也李如柳
遮門戶橫金鎖花擁絃歌咽畫樓錦袖妖姬爭巧笑玉
銜驕馬索閒遊。鴛鴦占水能嗔客鸚鵡嫌籠解罵人。
腰裊似龍隨日換輕盈如燕逐年新。羅如曲檻柳濃
鶯未老小園花暖蝶初飛噴香瑞獸金三尺舞雪佳人
玉一圍。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山牽別
恨和愁斷水帶離聲入夢流。等句皆輕浮纖巧者也

與總論論道當嚴一則參看

初唐七言律質勝於文。盛唐文質兼備。大曆而後文勝質衰。至李山甫羅隱諸子。則文浮而質滅矣。羅李詩只就入錄者言之

大抵初盛中晚音節雖有高下。詞藻雖有洪纖。而尚有可觀。失此二者。則不得為正變也。以下九則總論晚唐之詩

或問唐人律詩以劉長卿錢起柳宗元許渾韋莊鄭谷李山甫羅隱為正變。古詩以元和諸子為大變。何也。曰。律詩由盛唐變至錢劉。由錢劉變至柳宗元許渾韋莊鄭谷李山甫羅隱。皆自一源流出。體雖漸降。而調實相承。故為正變。古詩若元和諸子。則萬怪千奇。其派各出而

不與李杜高岑諸子同源。故為大變。其正變也。如堂陛之有階級。自上而下。級級相對。而實非有意為之。晚唐律詩。即李商隱。溫庭筠。于武陵。劉滄。趙嘏。雖或出正變之上。終不免稍偏矣。

或問許渾。韋莊。鄭谷。李山甫。羅隱。律詩較元和諸子古詩品第若何。曰。許渾。韋莊。鄭谷。李山甫。羅隱。譬今世之儒。元和諸子。如老莊楊墨。今世之儒。安可便與老莊楊墨爭衡乎。

或問。子之論律詩。宗盛唐而黜晚唐。宜矣。然無乃畏難而樂易乎。曰。盛唐渾圓活潑。其造詣之功。已非一日。若

浩然造思極深必待自得則造詣之後又非卒然可辦也孰謂盛唐易而晚唐難乎但盛唐沉思忽至豁焉貫通種種自見晚唐襯貼纖巧一字一句靡不艱得斯則盛唐易而晚唐難信矣或曰詩貴超脫不貴沿襲子之言無乃以沿襲為事乎曰盛唐造詣既深興趣復遠故形跡俱融風神超邁此盛唐之脫也學者有盛唐之具斯亦脫矣若更求脫於盛唐則吾不知也

予嘗言盛唐諸公律詩不難於才力而難於悟入姪國泰云盛唐律詩固不難於才力若晚唐所為襯貼纖巧者意雖不有盛唐然亦必不能為盛唐也即今人時義恐

爲新奇大輕先輩試使降心爲王唐之文果能之乎

七言律輕浮纖巧雖唐末所尚而成家者實少李山甫羅隱諸子閒得一二可采其他則多鄙俗村陋矣鼓吹所選全集不能盡摘姑摘鼓吹所選如薛逢六街塵起鼓鼕鼕馬足車輪在處逼百役並驅衣食內四民長走路岐中六街塵細推今古事堪愁貴賤同歸土一丘光陰自旦還將暮草木從春又到秋四句悼古李山甫長疑好事皆虛事却恐閑人是貴人老逐少來終不放辱隨榮後定須勺寓懷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爲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上元懷古高駢紅葉寺多詩景致白衣人盡酒

交遊依違諷刺因行得澹泊供需不在求途次寄僧舍無金寄與白頭親節槩猶誇似古人未出塵埃眞落魄不趨權勢正因循留別杜荀鶴巢穴幾多相似處路岐兼得一般平擁袍公子莫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雪顏萱憶昔爲兒逐我兄曾騎竹馬拜先生　豈是爭權留怨敵可憐登路盡公卿四句過張處士故居等句十居四五讀之誠欲嘔吐既不足以爲正變而又不能成大變也楊用修云學者動輒言唐詩便以爲好不思唐人有極惡劣者如今稱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眇者羝氳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日是亦燕趙佳人之一種可乎胡元瑞亦云

杜荀鶴李山甫委巷談叢否道斯極唐亦以亡矣

或問唐人七言律自錢劉變至唐末而聲韻輕浮辭語纖巧宜也今觀諸家又多鄙俗村陋何耶曰唐人既變而爲輕浮纖巧已復厭其所爲又欲盡去鉛華專尚理致於是意見日深議論愈切故必至於鄙俗村陋耳此上承元和而下啓宋人乃大變而大敝矣以下三則與王建功議詩篇離景象之說參看

或謂晚唐人多用山水木石烟雲花鳥爲詩故其格甚卑捨此而後可以觀詩矣予曰不然詩有賦比興山水木石烟雲花鳥卽古詩之比興也孔子論詩亦曰多識於

鳥獸草木之名故山水木石烟雲花鳥自三百篇而下卽初盛唐不能捨此爲詩顧可以責晚唐乎晚唐之詩惟是氣象衰苶情致都絕而徒藉於山水木石以爲藻飾故其格卑下要不可盡廢山水木石而爲詩也逮於唐末諸子乃欲盡去鉛華專尚理致於是山水木石之語廢而議論意見之詞繁故必至於鄙俗村陋耳嘗觀六一詩話許洞會諸詩僧分題約曰不得犯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等字於是諸僧閣筆嗚呼此宋人欲以文爲詩也於諸僧何尤

或曰唐末詩不特理致可宗而情景俱眞有不可廢趙凡

夫云情真景真意真誤殺天下後世不典不雅鄙俚疊出何嘗不真于詩遠矣古人胸中無俗物可以真境中求雅今人胸中無雅調必須雅中求真境如此求真真如金玉如彼求真真如砂礫矣大底漢唐之真如此宋人之真如彼初盛之真如此晚唐之真如彼二法懸殊不可不辯已上二十句皆凡夫語

詩源辯體卷三十三　五代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五代爲唐之閏餘。其間戎馬劻勷。文章否極。然其作者亦不乏人。張泌無全集。僅才調集及鼓吹品彙所錄二十餘篇而已。其七言古一篇。乃詩餘之調也。七言律如千里暮烟愁不盡。一川秋草恨無窮。一曲晚烟浮渭水半橋斜日照咸陽。　雞唱未沉函谷月。鴈聲新度灞陵烟。　千里晚霞雲夢北。一洲霜橘洞庭南。溪風送雨過秋寺。澗石驚瀧落夜灘。　等句。亦晚唐俊調。至暖風芳草。風透疎簾。二篇則亦輕浮纖巧矣。

五代詩有集傳者。惟李建勳一人。建勳集二卷。五七言律爲多。入錄者亦小有致。以全集觀。在李山甫。羅隱之上。

伍喬七言律入錄者。亦小有致。胡元瑞云。伍喬詩一卷。僅七言律二十首。葢類書抄合者。

蜀王孟昶花蕊夫人。有七言絕宮詞一百首。其詞本於王建。大約以全集觀。王語不雅馴。而花蕊時近淺稚。王平甫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王恭簡續成都集纔二十八首。則百篇之中。或有僞撰者。已上平甫語後見彤管遺編百首。與本集多不同。故知僞撰者實多。今總錄一十三首。以備一家。

李建勲五言律如杉松新夏後雨暑夜禪中。池映春篁老。簷垂夏果香。曉果經秋赤寒蔬近社青。地爐僧坐煖山枿火聲肥。七言律如人歸遠岫疎鐘後雪打高杉古屋前。雲暗半空藏萬仞雪迷雙瀑在中峯。

伍喬七言律如怪石夜光寒射燭老杉秋韻冷和鐘。鶴和雲影宿高木人帶月光登古壇。夢迴月夜蟲吟壁病起茅齋藥滿瓢。古琴帶月音聲正山果經霜氣味全。及詩藪所載劉昭禹神清峯頂立衣冷瀑邊吟。卞震雨壁長秋菌風枝落病蟬。曹崧厖服荒圃寒蕪白鴉噪殘陽敗葉飛。廖凝風清竹閣留僧話雨濕

茨庭放吏衙。等句。皆清新峭拔。另爲一種。究其所自。乃買島張王之餘。至宋劉後村。益加工美矣。今後生所尚實不出此。此輩乃高自夸大。意謂千古絕調。薄初盛而不爲。不知乃古人久棄之唾餘也。